

## 竹東鎮誌的困境 — 縣鎮誌審查實錄 —

林柏燕

解嚴後，各鄉鎮誌紛紛出籠。其中，或交給出版商，或委託與當地並與淵源的學者群撰寫，難免良莠不齊。因此，自八十八年起，內政部開始要審查鄉鎮誌。當然，縣府是初審單位。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在新竹縣府召開第三次「續修新竹縣志」審查會，順便也審查「竹東鎮誌撰修計劃書」。由林光華縣長親自主持，竹東盧鎮長也率隊列席。

縣志總主編周浩治教授也在座，當天重點，本應放在縣志，縣長說：先討論竹東鎮誌。

竹東的「計劃書」，六月就提出。這祇是「計畫」，談審查，言之過早。本人對計劃的閱後「意見表」，七月提出。果然，依此「計劃」，十月、十一月，在竹東召開的座談會，已引起當地的反彈，以及代表會的質疑。

本人的「意見表」，指



▲日據時代之「竹東郡役所」今已拆除，原址改建為「竹東分局」。



▲竹東日據時代之輕便車，因為需要輸送木材，為新竹縣最後拆除之輕便車（客語又稱金電車）黃榮洛攝。

出此計劃的諸多不妥，因措詞久委婉，引起鎮誌主編（計劃人）王良行教授的強烈不滿，竟而在「答辯書」，一律以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「外行領導內行」、「見仁見智」，「請參閱王良行著鄉鎮誌編撰手冊」應答，且多對縣府不屑之詞，之在場諸委員錯愕莫名。

這份「答辯書」、包括縣長，全體委員事先皆未見到。如果早日看到，就個人而言，或能冷靜處理。當場看到這份「答辯」，立即肝火直飆。事情一下子扭曲，本來各方基於關心竹東的善意，反成與鎮公所的對立，這是我感到十分抱歉的。（王教授方面，無人出席。）

縣長始終不慍不火，最後裁示：「鎮公所今後請什麼人寫，花多少錢，鎮長可以自行處理，縣府不過問。將來鎮誌完成，縣府也不審查，祇負責轉送文建會。其次，以王教授這種傲慢，唯我獨尊，對地方缺乏誠意，也不夠尊重，這種人不適合當主編，做領導。將來這個團隊也會出問題，因為大家都要聽他的。這點，希望鎮長慎重考慮，同時，對諸委員提出的意見，也要一并參考。」

事實上，這個團隊十月就已發生問題。竹東反彈之後，王教授即聲稱「不幹」。易言之，這種隨時「拂袖而去」的高姿態，「計劃書」裡，鎮公所竟然準備給這個團隊，按月支薪，共四十八個月。（除月薪外，其他另計。）

一般而言，撰寫鎮誌，鎮公所應先付一筆足夠開支的酬勞，鎮誌完成，一次

付清。或如工程付款，按照進度，若按月支薪，兩年後什麼也沒做，薪已照付。或這個團隊，因有他原因，無法繼續。或四十八個月後，尚未完成，要求追加四十八個月。或根本不需要四十八個月。這些，必然帶給鎮公所困擾與糾紛。本人指出其「危險性」及「可能性」。鎮公所說，他們能完全掌控，但願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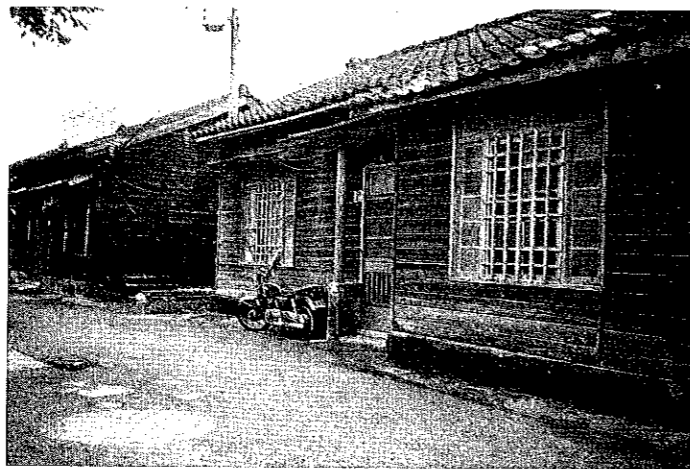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

「計畫書」裡，沒有本地文化工作者參與，我們並不認為「圖利他人」（倒是鎮公所先提出澄清）。事實上，如果「竹東鎮誌」能寫到成為「全國政治教科書」，提高竹東的「世界知名度」（「計畫書」語），這區區數百萬元的報酬，算是便宜。我們了解，盧鎮長上任以來，積極想要編鎮誌，卻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人。既然有這個團隊，肯來効力，基本上，我們至表歡迎。

這裡面，鎮公所在認知上，跟我們有所差異。鎮公所認為已請當地父老參與「座談會」，就算參與。這種參與，算是義工，後者需要酬勞，但也不表示想分一杯羹。十九日，已有當地文史工作者表態（非以前反彈者），很想加入王教授這個團隊，待遇不計。主要

是基於熱心，榮譽，竹東鎮誌沒有當地文化工作者參與，他們總感到汗顏。

這事，我認為應該由「他」與王教授，當面商談。王教授認可，再轉告鎮長，相信鎮長一定尊重王教授。從團隊去考量，團隊有團隊的默契、需求，打球策



▲竹東火車站碩果僅存之「鐵道部」日式宿舍  
(2000. 1. 20林柏燕攝)。

略。畢竟公牛隊，突然插進一頭母牛，也許會天下大亂。

不過，從技術層面去看，如果沒有當地文化工作者參與，必然失去「本土性」。學術基礎固然重要，但鎮誌不該以學術著作的風貌呈現。易言之，「鎮誌」非「學術著作」。這點，我跟王教授有很大的認同差異。

學術著作，往往一大堆註解。（「計畫書」裡已詳述註解方式）、統計表、數目字、法令規章，厚厚數巨冊，結果不是拿去得獎，就是束之高閣，無法引起當地人的共鳴共享。這點，縣長也指示：「鎮誌不能以冊數、厚度來衡量。」

然而，以王教授這個團隊，具有學專業訓練，絕對有它的功能。尤其台灣地方文獻，流失殆盡，若能透過這個團隊，予以挖掘、考獻、整理，對新竹縣也是一大貢獻。

王教授是「大家來寫村史」的諮詢委員之一。個人也忝為「大家來寫村史」的講師之一。在吳密察教授所主持的這個村史團隊，已分佈全省。其基本精神，在於「本土性」，已由鄉鎮縮小為「村」。這些，非當地文化工作者不可。因此，竹東鎮誌，讓他們加入，也算是一種鼓勵。王教授寫了「芳苑鄉志」、「鹿港鎮志」（皆為「經濟篇」），自己定位為「學術著作」，有很高的評價，甚至得獎。但「學術著作」和「得獎」，往往非鎮民所要求。

以新竹縣而言，一市三鎮九鄉，撰寫竹東鎮誌的高難度遠超過其他鄉鎮。「湖口鄉誌」、「竹北市志」已經出版，（皆包商承包）竹北由「村」三級跳為「市」。在文獻史料上，能發揮的不多，它的重點在急速現代都市化，但就這點，卻未把握好，殊為可惜。「新埔鎮誌」，由個人獨力完成，早已一本難求。除此，新竹縣尚未有其他志書，足見「竹東鎮誌」在縣下的迫切。

竹東是縣下最大鎮。其格局，大過新埔鎮、關西鎮；其開發，與峨眉、北埔、寶山所謂大隘地區，緊密相連；其企業龐大，礦產、水泥、木材，當年舉足輕重。今天，水泥、礦產雖已沒落，仍有跡可尋，但當年許多「製材所」（鋸木

廠)、梓腦業,早已消失無蹤。以上,都要透過團隊的功力。

以上才是重點。然而,談到開發史,在「計劃書」裡,王教授在計劃書裡提到:要從史前、荷西、明鄭寫起,這又落入學者群台灣史窠臼。荷西、明鄭,祇有台南、鹿港、淡水有資格談。所謂歷史,是指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活動紀錄。

我們對王教授在「計劃書」裡,種種自我膨脹,誇大其功,實在非常感冒。我們寄望於王教授所能做到的,希望他去下功夫的,以及這個工作本身的極限,都非常清楚。王教授格局可以大,姿態不必高,如果不是給鎮公所亂打強心劑,就是準備將來自討苦吃。

### 三、

周主編一直未發言,最後說:「竹東鎮誌沒有人物誌,這是天大笑話。」

「計劃書」裡,祇有「歷史人物」放入「歷史篇」,沒有獨立的「人物篇」,這是王教授的聰明:避難就易。司馬遷的史記,所以精采,因為寫的都是「人」。當然,鎮誌也非全然「人的故事」,但若鎮誌,沒有人物,將失去它的「鮮活性」。

歷史人物易寫,因為有文獻,但王教授也知道:竹東人物列傳的寥寥無幾,無法獨立成「篇」,所以放進「歷史篇」,即可混濛交代,然後以一句「生人不立傳」,輕輕帶過。

「生人不立傳」,這是一般鎮誌的寫法,有其「安全性」。如某鎮誌,替生人立傳,盡是政治人物。(也是包商傑作)那年,這些人物集體貪污,全部入獄,立即使鎮誌的公信力大打折扣。

然而,就歷史人物而言,竹東還有許多貢獻卓著,而名不見經傳的。甚至許多鎮民,想透過鎮誌去了解他們的祖先,當年如何落腳、開墾;甚至家裡有地契、族譜、老照片而無法了解其來龍去脈的。再如二二八,白色恐怖的「歷史人

物」,更無人替他們立傳,因之,祇要這個團隊肯用心,仍有許多發揮空間。傳統鎮誌所謂的「歷史人物」,往往鎖定在功名、孝子、烈婦、人瑞,以現代標準而言,實在看不到竹東人物的風貌。

王教授專攻「經濟史」,寫的也大多是「經濟篇」。當然,今天也非司馬遷時代,竹東經濟發展尤為重要,由王教授來操刀,也算極恰當的人選。但如果重點放在經濟,而輕忽人物,這是嚴重的「重點失衡」(最好每篇能平均)。

人物誌,則需要靠「鄉野調查」與「人物專訪」;其實,生人也可立傳,有的已年高,隨時會作古,但對地方卻有特殊意義及貢獻者,這些,都有賴當地文化工作者的協助。

除此,當地文史工作者擁有許多史料。團隊沒有他們,他們不會提出。心同此理,相信王教授擁有的資料,也不會輕易示人。在這方面,王教授想依靠「耆老座談」來補強。

其實,「耆老座談」,採信度不足,可用率不高,而且非常瑣碎,浪費時間。他老人家,從他祖父被番人砍頭,講到最近一棵老樹被鎮長砍掉。你要透過翻譯(因你聽不懂客家話),你又不能插嘴(因他比你老),足足講了半小時,接著吃便當。(有時連便當也沒有)。有的以為來摸彩,沒有摸到電視,下次就不來了。

因此,與其舉辦十次「耆老座談」,不如專訪一個人,往往有意外的豐收。這時,本地文化工作者,扮演的是「帶路雞」、「領灘人」的角色。

竹東不是沒有人才,文史博士碩士就好幾個。更不可低估新竹縣。據新竹碩博士論文彙編(竹市文化中心出版),論文就有一百八十一篇,其中有關竹東的有二十餘篇。還不包括專著。這些作者都很年輕,功力也深。我無意要鎮公所找他們,一來他們也沒有時間,非專業,也無團隊。反諷的是:目前想參與的當地文化工作者,沒有高學歷,可能鎮公所對他們信心不足,這是關鍵所在。

## 四、

最後，我要指出王教授一些錯誤觀念：

首先，他引用章學誠的話：「文人（文學家）不可修志。」自己又加了一句：「更不可審志」。

章學誠這句話另有解讀。經王教授在「文人」後加括弧（文學家），立刻使這句話不知所云。縣長問：「什麼叫文人？」無人回答。司馬遷、班固、歐陽修、司馬光，都是文學家，也是史學家。現代柏楊，是文學家（筆名郭衣洞），也是史學家。王教授留英，應知邱吉爾是文學家，也是史學家。章學誠說過：「六經皆史」。經，就包括文學。

劉知幾強調「史才、史識、史學」，章學誠加上「史德」。章學誠所謂的「文人」，並無身份的界定（Definition），祇是情緒的反諷（irony）。他要求的是董狐筆，太史簡，而一些無品無德，阿諛軟骨的文人，不可修志。例如北齊魏收所撰之「魏書」，被列入「穢史」。

「更不可審志」，這話是衝我而來，因其他五位委員皆文史教授（無文學創作）。審志者，並不意味高人一等。我們的著作，也常受別人的審（或批評）。

數十年來，本人從文學創作、文學評論、地方史志，以至近年致力客家文化。如果今天寫的是「愛爾蘭獨立史」，或「倫敦人普遍內分泌失調史」，本人確實無資格審。若論新竹地方事，不騙你，我還真有點資格。甚至鎮誌完成，竹東鎮民，人人都可以審。

王教授開口「專業」，別人「外行」。這點，王教授倒說對了，我非「專業」。所謂「專業」，就是「職業性」（這話並無不敬，畢竟也是一份職業。）其實，也有其他鄉鎮，請我主編鎮志，我予以婉拒，因我非到處去包攬的「專業」。新埔是我的故鄉，兼之鎮長盛情難卻。我祇是「業餘」，但「業餘」並不等於「外行」。專業建築師所建大樓，有的一震就倒。

文建會請王教授編了一本「什麼手冊」。他洋洋得意，自以為是憲法。我們感到不解的是：會編「手冊」的人，居然布鎮誌裡，不需要「人物誌」。

這個會議，從九點半開到十一點多，縣長未離席一步。此時，因要主持另一場會議，先行離開，並請周總主編主持下場會議，這時，竹東方面的人員，也先行離席。休息十分鐘後，周主編不肯上座，我們要他坐上去。他苦笑：「這是箭靶之位」。

周主編首先發言：「續修新竹縣志，已進入第八年，還無法出版，分我苦腦萬分。當然，有些寫得十分精彩，這麼低的稿酬，下了這麼大的工夫，分人感動。（舉例）但有些……（舉例。）當初請了這麼一位教授，真不知他這個教授怎麼當的，……當初，也實在找不到人來寫，今天要這些教授重寫，已不可能。有的不知去向，有的老了，有的作古，有的獲利了結，相應不理。

一席話下來，我們相對無言。每次開會，都是周主編一個人坐席，我們也過意不去。俗話說：「君子不過三」。最後結論：不再審了，好在這只是「初審」，轉請文建會另請高明「複審」，但請周主編，就我們所提出意見，儘量修改，其餘，請周主編全權處理。

周主編欣然，對縣府而言，這個審查，並未盡責，但也沒有其他辦法。生米已成熟飯，雖然鍋裡摻雜了許多泥沙，總不能全鍋倒掉吧？！當年請了二十七位專家，轟轟烈烈，洋洋壯觀。因此，不論縣志、鎮志，一旦完成，若想修改，談何容易？